

一只粗桶

张国治(台湾)

一只粗桶

时光的尘埃静静覆盖它
什么也不抗议，也不多说
就那样被遗忘，静静
匿藏在厢房红眠床一角
横七竖八叠着锯子、刨刀、墨线盒
数只民国袁大总统铜钱袋，并且
倚靠着父亲良心清白的重量秤
无声无息藏了几十年

一只粗桶

是时光无情的计时器
从圆心向过去划开记忆
往前切开生活年轮层
刨出贫穷日子生活的梦想
原本肌理素净，没有
纹饰、髹漆的外颜，一如父亲
一片片夹立木材本色风尘扑面
莫非也是一页页记忆肌理
刻划日军铁骑践踏，无奈
被征召，种植鸦片
祖父与伯叔父逃难于内地
见证国共内战，保甲自卫训练
躲避炮击，滚上风沙
宣传弹落高粱田，灌溉烽火年代
制物零污染，资源环保回收
物欲单纯，信仰洁净卑微的记忆

一只粗桶

沿袭祖父木匠手艺，勤朴制成的
隐喻受了诅咒，出外讨生祖父的命运
只身从惠安到金门，城隍庙内麻袋裹身
从外村到内村，木匠习艺、制面豆腐持家
绵延子孙的一页辛酸史
隐喻了半师木匠父亲中途转行曲折命运
顺着时间纹理
刨出生活艰深的癥节
刨出父亲多茧掌纹的忧愁
磨平战火粗砺的碎屑
组装了可盛水可容纳可收编五谷杂粮的大肚
桶底如同神主的祖父渊源
桶底四周围成的木片绵伸如代代子孙
母亲是圆心，父亲是那一层铁线圈维系
围住我童少屹立成长
圈出岁月年轮里的忧喜

空空回旋，不说话的一只粗桶
木讷杵立，一如父亲多年的沉默压抑
我对着它沉思，不忍掀揭
莫非它也是乍然离去父亲
什么都没有留给我
唯一，留给我的家当？

2003.04.02完稿

母带

我带着儿子去探视他
他在我儿子身上
看到我的童年
没有摄影照片、录像
他看到我消逝的童颜
像地瓜一般丰奶的容颜
我的乖巧或偶尔的任性
他不曾多说些什么
但他的记忆是胶卷、影带、CD-ROM

他收藏我的青春年少
他是母带、胶卷
他收集我、典藏我
青春的叛逆、顶撞，以及
我以前不能理解他的沉默
他偶尔倒叙，但没有乱码
肺癌末期的他，临危急救时
第一次他紧握我的手久久不放
冰冷中我感到暖流，我忍嚙
第一次他让我体会他想哭而不能
放声大哭，眼泪的沉重
他如此残酷为我写下悲伤剧本
无法预先写好脚本的分镜表

我轻手弹了他仍然光泽的肌肤
除了肺部其它无一坏处，劳动七十多年
勇健的器官，他一生甚少进出医院
他循环劳动制物贩售不懂思考养生
从肌肤完好的弹性，可看出年龄的差距
如同他以年龄试探我衰弱的内心
那一天，阳光出来
夕阳黄灿灿，余晖美好无限
他倚病床靠窗斜躺，为儿子
摺纸鹤、涂鸦、写字，我体会眼前
我也是孩子的母带，用诗录像

但我的婴孩、童年唯一的照相者
录影家，我原始青春年少的母带
他就要绝版，他无法拷贝

无法复制，他是唯一母带
啊！只有他
拥有绝对著作权

拷贝我消逝的童颜、消逝的童声

张国治
台湾人，诗人、画家、摄影家。著有诗集多部，一部摄影艺术集